于是纳西尔沉迷在那带着宗教熏香的交媾当中，带着急切和焦虑的心情漫步在马孔多带着忧伤的雨中，神父叼着玉米烟斗嗅着那浓重的焦味等待着祈祷人的到来，圣水也很久没有更换过，剩下的只有死老鼠不断的飘荡和角落里日渐减少的石灰，在这样多雨的季节，人们开始蜷缩在自己的家中等待着漫长时光的过去，看着头顶上电风扇的缓慢旋转或者是在鸡舍当中拍打着翅膀的曾经的斗鸡霸主，现在也只是萎缩在小小的木屋中等待着新年的到来，吉卜赛人却还保持着原本的热情和疯狂，那帐篷成为了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路口，加上孤独的马孔多的居民们，总能碰撞出新的灵魂火花，还有肉体交织带来的新生命，香蕉厂商也因为连绵的雨而停止了生产。, Y% L" r" N% g) `& c9 Q7 z

      随着纳西尔每次的射精，他都会觉得自己的耳鼓膜和头皮中有着什么小生命在鼓胀着想要突破这阻碍，自己的阴茎就这样留在女孩的阴道中，双方感受着细微的蠕动和抽动，或者是让女孩玩弄着他的睾丸，偶尔随着外面的风声女孩会微微的用力，让他觉得腹部带来的阵痛感，僧侣总是会非常恰当的避开他们的作息而离开，回来时口袋中总会多了几百个比索，用锋利的小刀雕刻着有着檀香味道的木块，或者是给女孩带来一瓶带着玫瑰花的香水，干脆连教会和家都不怎么去了，每天和女孩厮混在一起，享受着她的爱抚，女孩从未说过什么话语，而僧侣告诉他生下来的时候，女孩便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但是她那灵巧的手指和柔软的嘴唇却能传达出比语言更加精妙的意义，还有面目流转的光芒也更加富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听闻到她的呻吟也如同被厚重的亚麻布覆盖在嘴上的沉闷声响，在那自己无法射精感觉到内脏疼痛的几个夜晚，便会打开帐篷，看着外面从天而降的雨水，从灵魂中无法摆脱的那股马孔多人们的孤独感涌上心头，手指扣着地面上湿软的泥土，看着指甲缝隙中的污浊，让女孩用细小的木棍挑出，或者是靠在女孩的膝头，享受着木棍在耳道中的细微摩擦声和耳屎掉出的空阔感，当然也会听着僧侣讲述他的故事，这是除了温存之外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经常在木屑掉落地面时，刀刃摩擦过木块的清脆响声后，僧侣就会用平淡并且沧桑的语调开始讲述。7 E/ F& P! X5 \% A! f  ^) M4 U

      自己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虔诚的僧侣，在满目疮痍的战争中拯救过许多的人，为他们包扎，或者是看着许多人死去时为着他们念着那些经文，在见过了许多人的流血和死亡之后他对于宗教的本质产生了怀疑，一个人死亡之后是否真的可以到达所谓的美好新世界，有着神明的指引，的确，他见过在空中悬浮的僧侣或者是那些不可能通过现代科技引发的奇迹，过多游走在战乱地带，看到人们的屠杀和逃避时把子弹射入自己的手臂或者是大腿，然后回到医院中等待着伤口的腐烂被截肢，于是永远离开了战场，亦或者是因为惧怕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到了其他的阵营，要么在爆炸声中碎裂的稚嫩脸庞和身体，迷茫的人们只是按照上面更加迷茫的指挥朝着一个地方开枪或者是发出火力，等到突然间接受到其他的命令时才发现那是几个月前潜伏的军队，这一切被掩盖，人们的内心被绝望和孤独所笼罩，有些人随着自己的信仰完成了拯救，在死亡时手心里拿着自己雕刻的珠子或者是有些磨损的十字架，或者是弹夹和名牌以及家人的照片，更多的是一些无用的土石，若是到了新的世界里，他们秉持着不同的信仰， 是否还会发生战争呢，僧侣抱着这样的疑惑希望那新的世界无论是什么信仰都具有相同的神明。. n\* n$ Y9 \_9 f2 F2 E+ o

     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开始追寻人们口中的传说故事，寻找那平凡生活中的信仰和神明，可二十多年的生活印记却无法被磨灭，而在来到马孔多之前的时候，他听闻过一个传说，有着一个永生的圣女，她从这个星球出生时便存在于这个世界，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睡去，并且等待着人们的再度唤起，在足够忘记自己行走目的的旅途中，他开始追寻这个故事，在山洞中听闻着狼群的嚎叫入眠，或者在沙漠里躲在骆驼的身后看着那风中熄灭的营火，在夏季的田野中看着萤火虫的飞舞和人们善良的晶莹双眸，在满天的花朵中离开郁郁葱葱的山谷，邂逅了女孩的母亲，并且在纳西尔和自己女儿结合的那个夜晚，过去的那些记忆在脑海中开始汇聚成水流，激荡着他的身体，他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并非是寻找，而是纯粹的活着便足够，被抛弃的信仰转变为了新的事物依附于他疲倦而又苍老的灵魂，现在，他终于可以把这个故事讲述给纳西尔听，却也不奢望纳西尔能找到所谓的圣女，他只是一个讲述着。8 k\* B5 z, d/ l1 ?8 x4 L

     在次日的黎明，纳西尔和女孩醒来的时候发现僧侣死去了，但是他的身体仿佛回到了最年轻的的时候，皮肤柔软并且有着弹性，健硕的肌肉和乌黑的头发仿佛他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但是当纳西尔想要举起他的遗体时却发现轻柔的和羽毛一般，如同他的灵魂在故事完结的时候就融入了这个大千的世界，女孩握着纳西尔的手，告诉他希望在火焰中送走自己的父亲，葬礼举行时，那可以说是一个滑稽的葬礼，在愈发滂沱的雨中，火焰根本无法点燃，可最后在没有燃烧完全的木材当中已经寻找不到僧侣存在的痕迹，连焦黑的痕迹都没有，似乎他并没有死去，也没有在滂沱雨中的火焰中被烧灼成灰，而是如同一场大梦的醒来，离开了马孔多这一片土地，继续完成他那年轻时想要寻找的真相。

8 P# ~. L# M$ b4 N. a

注：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习惯性了。

主线进行中。